



Expo 2021
YANGZHOU

园冶,不灭的经典光焰(下)

◆汪向荣 李东旭 万 言

三

明珠暗投,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复现光彩,这是自然而公平的法则。20世纪初的日本园林界将《园冶》尊为世界最早的造园名著和中国科学史上的光荣成就。在西方,《园冶》则与意大利复兴时期的建筑大师阿尔伯蒂所著的《建筑论——阿尔伯蒂建筑十书》齐名。最早,是涉足东瀛的中国才俊在东京帝国大学本多静六博士那儿,见到了《园冶》善本原版,其上附有刘昭所刻“夺天工”三字,淘自北京的旧书摊。经众多爱国人士的不懈努力,1932年,补残校正的国内首本《园冶》终于由中国营造学社正式出版,后又由陈植教授作序重印。用300多年迷而复归的历程来验证一本造园专著的价值,似乎过于冗长和久远,时代也许只是在等待更好的机会、更合适的人出现。这个机会、这个人真的出现了: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祯,在这本不为国人所识的园林奇书上,孟兆祯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和智慧,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传承和实践考证。

孟兆祯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造园专业。《园冶》

是引领他步入中国园林圣殿的指路明灯和厚重台阶。2014年,年过八旬的孟老,历经8年时间的精心酝酿,出版了他的《园冶》研究集大成专著《园衍》珍藏版,厚厚500页的精装图文。从章节布局看,明旨、立意、问名、借景、布局、理微、封定、置石以及掇山与《园冶》一脉相承;对明末之后经典园林如颐和园、避暑山庄等逐一解析和评点,旁征博引;对亲自规划的北京、深圳、扬州等园林项目,全面总结,见识独到,成为中国园林界的必读典籍。想当初,孟兆祯为了彻底弄懂《园冶》这本奇书,先后三次拜师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的前辈和同事,对原文逐字逐句进行准确的译介和辨识,即便到了八十岁以后,他每晚仍坚持收看中央电视台的书画频道,而国内外的深山大川、园林佳构都留下他实地考察、现场探究的脚印。由于长年奔波,老人的膝盖受到了严重磨损,但并不能阻止他前行的脚步。得益于良好的熏陶、培训,1990年,他的学生在世界大学生园林设计竞赛中夺得了一等奖,轰动了国际学界,此后一连三届,夺得头奖的都是孟老的高足,“孟兆祯”与“中国园林”从此成为密不可分的关键

词,享誉国际园林界。中国园林,顺其自然,是人意融入了自然,应当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。

四

孟兆祯对《园冶》的传承和发扬,从未脱离当今社会的实际和时代发展的大势。“从前,生产力低下,人们必须逃离自然,选择抱团群居,才催生了城市;但如今,物质高度发达,城市喧闹而拥挤,反过来倒逼人们回归自然,追求安逸、平和,艺术化的园林就是承载这一梦想的温暖家园。”本该颐养天年的孟兆祯,在生态文明新风的吹拂下,意识到中国园林正迎来盛世韶华,自己的园艺生涯如同老枝逢春。2016年,中央电视台《大家》栏目,记录了他坐着轮椅在苏州指导虎丘塔影复建的事迹;2017年春天,他又坐着轮椅出现在《园冶》诞生地扬州仪征。承担园博会主体标志建筑“园冶园”的规划设计任务后,他就和学生们一起马不停蹄考察了扬州的名胜古迹,参观了多家地方博物馆,身临乡野田陌了解民俗风情。从扬州琼花观等历史遗存中,他捕捉到了“琼花”“聚八仙”等美妙的意

象和意境。他惊喜地发现“园冶园”所在的湖上小岛像极了北京北海的琼华岛。一个“琼华仙玦”的雅致园名应运而生。尊重自然,道法自然,是《园冶》的精髓,更是“琼华仙玦”的营造法则,总占地面积60000平米的园子,孟兆祯安排的人工建筑只有1000平米,而各类自然植物的比例却高达75%。再看布局,从主入口的园墙小品、敬哲亭到云鹭仙航、八仙月榭等景点,严格遵循的是“起、承、转、合”章法秩序;因高筑山,就低凿水,丘壑兼备;片山有致,寸石生情,皆作精微构思。从“园冶成书之乡”等镌刻置石到古式铜器、镇水兽、福祠等地方文物图案的化用,无不恰到好处。孟兆祯不仅为每个景点亲自主绘了图样,而且附录了原创的匾额、楹联,“天下园林名著第一人,台上琼华奇葩无双卉”(人口框景墙),“学为人师,书垂世范”(敬哲亭),“一人作文独占鳌头,八仙过海各显其能”(云鹭仙航)……字里行间,充满着对先哲、对《园冶》的敬重之情。登上“园冶园”的制高点停云台,放眼向

远,东北方向铜山的奇崛,西侧枣林湖之清幽,皆自然借来;环顾四周,江南太湖、宁扬丘陵、苏中运河、东陲沿海、北部古黄河等江苏地景,一览无遗。曲水萦洄,嘉木环围,芳草叠翠,诗情充盈,画意满溢,人化的自然,也是自然的人化。园冶园与另一位院士主导的省园博会主场馆互为呼应,和13座城市展园浑然一体,更成为继往开来的2021扬州世园会的精巧开篇。

五

300多年前,一座小众独享的私家名园和一本曲高和寡的园林名著,昙花一现,归于尘埃和落寞;300多年后,一册脱胎于《园冶》的《园衍》巨制,一座奉献于社会的“园冶园”,又燃起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光焰。园冶,精铸于心,熔炼于时,终不负一位年近百岁老人的执着追求,更不负这个民族“天人合一”的最高生活理想。



减租减息第一炮(六)

◆巫晨

郑春泉《关于抗战时期甘泉税收工作情况》:群众经常掩护我们。1943年9月间,日伪调伪军李长江部一个师长“王老虎”,进驻公道桥和黄石,当时路北区长孙秋棠、政委、分局会计等约十个人还在公道街上检查税收工作,一个伪税收人员急急忙忙跑过来说:“日军带着‘王老虎’部队已经到了街西头,你们赶快走啊。”由于河水猛涨,过河的桥已被淹没,我们急中生智上了商人的大船离去。后来听说,我们离开河边不久,日军即赶到河边,架起了机枪,并问河边居民那是什么船?居民帮我

们打掩护,说是乡下人到镇上来运货的船。

区委几个人虽然撤出了,但还有几个同志没来得及跑,就隐蔽在群众家里,过了几天,趁敌人派人到乡下挑柴草的机会,混在群众挑柴草的队伍里撤了出来。

进出根据地的货物,都要经过敌人的关卡,由于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基础扎实,所以货物运输能够顺利畅通。大量的物资,布匹、纸张和整箱的煤油,都整船或者用驴骡运进来,日用百货是用肩挑手提运进来。当时上海的煤油供应十分紧张,而我们根据地集镇

上,煤油和蜡烛到处有卖。

在甘泉工作三年,时刻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,他们知道敌情,马上向我们通报,据点里的敌人出来干扰时,群众与我们一起战斗。每到晚上我们区转移敲门时,一听我们的声音就来开门,给我们弄稻草、铺门板。我们一有空,也给群众挑水、扫地,夏天帮助车水,秋天帮助割稻、挑粪,军民真如鱼水情。

货管、税收工作,是要在交通要道的集镇上公开工作的,县委、区委机关很难找,找我们相对容易。正由于我们工作的特点,我们还作了另外一件很有意义的革命工作:协助做好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工作。我记得经过甘泉地区进出、做上海地下交通工作的有十多人,其中尚记得有陈顺贤、戚原、高骏、张洽泰、周孝华等,他们经常带

上海地下党员经过这里到根据地去,又从根据地返回上海去。他们路经我们工作的地点时,我们及时供给敌情动态,以及协助解决他们需要的交通工具和住宿。

《江苏党史专题文集(第一辑)》有《汪精卫专机“建国号”起义纪实》,记载了在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,甘泉县地下交通线发挥的重要作用。

由中共甘泉县委书记程明奉命联络安排,1945年8月20日,伪航空训练处中校飞行教官周致和、原少尉飞行员黄哲夫、少尉飞行员赵乃强、飞行员管序东、地勤人员黄文星、沈时槐6人,驾驶汪伪国府专机“建国号”从扬州飞向延安,“建国号”是敌营中第一架投向人民的飞机。到延安后“建国号”改为820号,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

第二架飞机。

第二天晚上,朱德总司令、叶剑英参谋长及罗瑞卿、杨尚昆、胡耀邦等领导出席了招待会。8月28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赴重庆谈判,在机场接见了机组人员。

8月22日,伪航校教务主任何健生、吉翔(飞行员)、陈静山(机械师)夫妇,以及何健生的妻子邱淑仪和子女何国胜、何国贵经甘泉县前往解放区,随后伪“中央航空教导总队”少将主任白景丰、刘晏如夫妇一行十余人于8月底经甘泉县也到达新四军军部,原国民党空军轰炸员秦传家在10月间进入解放区。

减租减息是动员发动群众的重要政策,甘泉县在铁牌乡开展的减租减息试点工作,取得了很好的成绩,起到了示范作用,为甘泉县在抗战后期各项工作越做越好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

